

尚文安：老百姓心中的“焦裕禄”

□记者 王锦春 李伟 王慕晨

(上接 4 版)

守格书记：律己聚人心

“我们是党的干部，什么时候都不能搞特殊，这样群众才会信任我们。”

今年已 63 岁的尚文安三子尚华平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《父亲的“格”》，称父亲从不越格、严于守格，心中无己、一生无产、来去无尘，给他们兄弟 5 人留下了可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。

尚华平文中列举的事例不少，读来感人至深。但记者在西华深入采访了解才发现，这些感人事例，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。正如当年尚文安身边通讯员、年近八旬的王伯祥老人所说：“要细说啊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”

“尚书记来西华那年，我就跟着他当通讯员了，那时我才 16 岁。起初不知道尚书记的脾气，没少受教育。”虽然年事已高，王伯祥说起话来依旧声音响亮、思路清晰，回忆当年，历历在目。

王伯祥说，当时县委食堂供应的饭菜从高到低有几个等级，机关干部自己买饭票打饭，可自主选择。开始的时候他想着尚书记天天工作那么辛苦，总是帮着买好的。一次他从食堂给尚书记买个好面馍，给自己买个窝头，尚文安和蔼地让他把好面馍退回去，也换个窝头。一次伙房包饺子，他赶紧买了一碗给尚书记端去，这回尚文安直接发火了。“把我吵得不行，问人家都吃饺子了吗？叫赶紧退回去。”等王伯祥退了饺子回来，尚文安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我是领导哩，党的干部，不能处处走到人家前面，把我当一般以下的平常人对待都应该，这样同志们和群众才能信服咱。”

严于守格，这在尚文安下乡调研时表现得更突出。王伯祥说，那时下乡都是到群众家吃饭，每顿饭每人付 2 角钱、4 两粮票。尚书记都是群众吃啥他吃啥，一点特殊也不搞。有时老百姓单独给尚文安做顿好点的，他都是反问“你们平时都吃这个吗”，然后坚决不吃。

尚文安一直有胃病，每次下乡王伯祥都带着药，起初还带个水壶。带了两次尚文安就不让带了，说带水壶也是搞特殊，用老百姓的碗盛水喝药不行吗。

后来胃病伴肝病越来越严重，尚文安吃饭越来越少。一次到聂堆公社调研敬老院工作，知道尚书记有胃病，敬老院专门给他做了碗鸡蛋面，他认为是搞特殊，一口都不愿意吃。到了群众家，窝头也就吃了一小口。“整整一天光干活不吃饭，没病的人也顶不住啊。”看着心疼，家就在聂堆公社的王伯祥悄悄跑回去，让母亲切点萝卜炸了一小包养胃的绿豆丸子，趁热带回来，用开水泡泡，千方百计地让尚文安吃了。“就那还问了我很多遍，确定不是从群众家拿的才愿意吃，都快把我急哭了。”

“其实尚书记有胃病肝病，全县好多干部群众都知道，有时候开着大会他就会突然使劲用手捂着按着肚子，疼出一头汗。很多人劝他赶紧住院治疗，他都不当回事，说‘我和焦裕禄书记的病一样，他就是榜样，他能坚持，我也能行’。”王伯祥说，“尚书记刚来西华时病情不明显，短短几年，就厉害了，太不爱惜自己了！”

不仅自己严于守格，尚文安还要求身边人廉洁自律，不搞特殊。

当年在县委财贸政治部工作的梁忠德回忆道，有一年春节，县委和当地驻军的高炮部队举行军民联欢。联欢会很清廉，桌上只放了些花生和苹果，也是做做样子，谁也没有吃。联欢会结束招待了顿饭，菜也是素多荤少。送走客人以后，尚文安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个会，带头拿出了当晚的伙食费 1 元钱，并要求参加服务的人员每人交 0.25 元的伙食费。他郑重地给大家讲：“搞军民联欢是国防建设的需要，应该招待。我们服务是工作需要，服务了他们，也招待了我们。我们都有工资，服务是我们的工作，受招待就应该交伙食费。”诚恳的一席话，大家都心悦诚服。

尚文安有写日记的习惯，至今妻子宋英敏还珍藏着他的十几个日记本。记者征得同意后翻看了一下，发现日记内容除了对日常工作的记录外，更多的是学习心得和思想感悟。其中有一篇日记写道：“我活着的最大意义，就在于把自己的一生最大限度地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，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去！”还有一篇日记的开头则写着：“这一段没写笔记了，病小事，快注意。”

“父亲就是这样，在世的时候，时刻提醒自己要不不断学习领会毛主席思想，向榜样看齐，严格自我要求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”尚华平说，即便是现在，他有时还会梦见父亲晚上伏案写日记，平时不抽烟的父亲这时会点上一支烟，抽着，思考着，写着，直到深夜。

百姓书记：亲切如父兄

“当县委书记咋了？我也是农民的孩子，也受过苦，和这里的老百姓一样。”

“尚书记德行好、人缘好，对群众对下级‘温柔’得很。”回想当年，王伯祥笑意浓浓，“我和尚书记经常骑车下乡，碰见老乡他都会热情地打招呼。有次路上碰见一个老大爷，听说他离家还很远，尚书记非要把车子给他，让他骑着回去，老大爷使劲摆手才算了。”还有一次下乡路上，一位老大娘突然绊了一下，尚文安怕她摔倒，急忙下车去扶，弄了一身土。大娘见是尚书记，高兴地边给他拍土边说：“这不是尚书记吗？赶紧上家坐坐。”

尚文安对群众的深厚感情，更体现在对百姓冷暖的感同身受上。

他到任西华时，浮夸风盛行。群众家里的铁具都被调走炼了钢铁，农民的牲畜、家禽、盆盆罐罐，甚至房屋都被“一大二公”了。大办公共食堂从起初的“吃饱肚子”，到后来的“跃进豆腐”（实际上是用野菜汤做的）、红薯馍、萝卜汤，越来越不够吃。

尚文安到李大庄公社长乐大队调研时，开始村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说实话，怕挨批斗。他一腔真诚再三劝说“大家实话实说，谁找你们的麻烦，我负责”，大家才慢慢说起来：“说良心话，大食堂真不如小伙好。小伙吃多吃少不要紧，一家人好调剂，不存在多吃多占，没有人争嘴，没人搞特

殊……”

听了村干部的话，又到群众中普遍了解后，尚文安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他向同志们表示：“我马上把情况向专区汇报，领导们一定会向上级反映的。”

1960 年冬季，中共中央下发《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》，开展反“五风”运动，着手解决全国农村存在的问题。

按照上级精神，尚文安立即召开县委会议，慎重讨论，形成决议，尽快解决好“民以食为天，官以民为本”的大问题。随后，全县农村解散了大食堂，让农民各家独立开伙，各级干部带领群众生产度荒，稳定了人们的生活。这一步，走在了全省全国的前列。

上任后的这“第一把火”，尚文安就以心中的“敢”，赢得了群众心头的“敬”，百姓书记深入人心。

不仅对群众，对下级，尚文安也总是和颜悦色、循循善诱。“他从不骂人，就是批评也让你心里很带劲儿。”王伯祥说。

苛刻书记：无情寄深情

“你（妻子宋英敏）一直在机关单位工作，缺少基层工作经验，需要到农村去锻炼，不然写了入党申请也不能批准。”

今年已 90 高龄的宋英敏，如今住在西华县青华路北段一胡同深处的小院里，静享晚年。儿子们说，老太太身体一直很好，5 年前还能骑三轮车，这几年记忆力才有点跟不上。

听老人们向记者介绍尚文安生前事时，宋英敏一直微笑着，一脸安详。或许时间的冲刷已让一切都变得云淡风轻，就连当年丈夫常年不着家、还对妻儿要求严苛的那份委屈，现在似乎也荡然无存了。

宋英敏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，但在她的入党问题上，尚文安特别严苛。尚华平的回忆文章中说，当时母亲所在的县供销社曾多次提议解决她的入党问题，都被尚文安驳了回来，称“目前她还不合格，还需要继续锻炼”。

宋英敏觉得委屈，尚文安严肃地说：“你一直在机关单位工作，缺少基层工作经验，需要到农村锻炼，不然你写了入党申请也不能批准。”

“四清”运动时，尚文安让妻子到迟营公社劳动锻炼，但一年半后文化大革命开始，尚文安也住了院，入党的事就又搁置了下来。直到退休，宋英敏依然没能入党，这成了她终生的遗憾。

比起对妻子的严苛，尚文安对 5 个儿子的要求更高，从小就让他们习惯艰苦朴素，不搞特殊。

当年的县委机要员高庆武回忆说，尚文安刚到西华时，一家人被安置在县委院西北角一间靠院墙的小屋里，东北角就是猪圈。尚书记的几个孩子经常出入县委院玩耍，他怕影响不好，就让妻子带着孩子们搬了出去，安排在县供销社大门南侧的一间小屋里，房子不到 15 平方米，却住了一家 6 口人。宋英敏也被调到县供销社下属的日杂公司做统计工作。

尚华平说，当时家里用 3 张单人

床搭了个通铺，除此之外，只有一张小方桌，一家人吃饭都坐不下。即便如此，尚文安还特别嘱咐妻儿别去县委食堂买饭，不让孩子影响工作。由于父亲要求严格，几个孩子衣着也很普通，有的衣服还带着补丁，和农村孩子没什么两样。

那时，县供销社时常会处理些被子、棉套、布匹等，尚文安专门交代不让妻子买，“便宜的东西尽量留给群众”。

搬出去后，孩子们就很少见到父亲了，尚文安一般也不让妻儿去县委找他。尚华平说，那么多年，一家人的团聚时间掰着手指头就能数过来。但只要一见面，父亲就会谆谆教诲，把自己出生入死、南征北战的经历讲给儿子们听。要求他们从小努力学习、听党的话、向英雄看齐。

后来在病床上，尚文安还写成诗篇让妻子转交给 3 个大一些的儿子，作为勉励。他在诗中写道：冀平、豫平、华平，我为你们好好学习、将来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写诗两首。其一：胡兰本是女中英，一十六岁干革命；临危不惧斗志勇，铡下遇难真光荣。你比胡兰小几岁，胡兰比你大几冬？有志不在年少迈，肯读宝书（指毛主席著作）自然红。其二：旌旗奋起春雷动，革命洪流如潮涌；风暴雨险关骨硬，冰天雪地临苍松。眼望榜样工农兵，赤胆忠心为革命；时刻牢记阶级仇，永远不忘党恩情。

尚文安临终前，宋英敏把 5 个孩子叫到病床前，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。那时尚文安说话已很困难，除了断断续续安排妻子一定要把他葬在西华的土地上，就是深情地看着孩子们，满眼的希冀和不舍，眼泪也慢慢流了出来……

尚文安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他的孩子，也教会了他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如何做事做人。

二儿子尚豫平自幼聪颖好学、品德优秀。1971 年上初中时，在县电器厂的一场大火中奋不顾身抢救国家财产，英勇负伤，受到了学校的表彰奖励。但由于当时失血过多，留下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症。他没有被病魔吓倒，长大就业后像父亲一样忘我工作，凭个人努力不断进步，却最终患上白血病，2015 年 6 月，病逝在县农行的工作岗位上，终年 59 岁。五儿子尚燕平，儿时患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，但他自强不息，长大后在县果酒厂当工人，自学掌握了配酒技术，被酒厂推荐到省轻工业学校深造，毕业后担任技术科长、调酒师，后提升为副厂长。工厂倒闭后，尚燕平下海经商，夫妻二人办起五金交电门市部，诚信经营，礼貌待客，生意十分红火。

其他孩子的人生道路也充满正能量，各有各的精彩，而且他们传承自父亲的思想也影响着他们的下一代。尚华平说：“我们的日子虽然平淡，但过得踏实而坦荡，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。”

兄弟几个平时各自忙碌，每到清明节，也就是父亲祭日时，他们相约一起为父亲扫墓，喃喃地与父亲说上几句：如您所愿，当年您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，西华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，您放心吧！